昭代典則卷之十九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吳郡陸翀之校閱

金陵周曰校刊行

憲宗純皇帝

壬辰八年春正月戊戌夜月犯軒轅左角星○致仕南京吏部尚書魏驥卒時年九十八○癸酉曉刻月犯金星○二月甲申曉刻金星犯辰壘壁陣東第五星○勅吏部右侍郎葉盛詣陝西會議邊務

兵部尚書白圭上言虜性桀黠宜勅王越等俟盛至日即調甘凉莊浪蘭縣官軍防守要害必須明年二月大

舉搜套。庶收一勞永逸之功。請先用軍夫五萬擺堡運糧。計可足半年之費。然後選集精兵十萬。簡命文武重臣。充總督總兵。每兵一萬。坐營統領者各一人。所須馱馬鹿角榨軍器之類。俱宜預備。期以十二月啟行。上曰。其令盛與越等。計議以聞。○總督軍務都御史王越上言。延綏罷遣戍卒。近以兵部遣官來議方畧。仍令留駐朔州孤山諸處。但今虜退日久。邊境稍寧。且士卒衣裳盡壞。馬死過半。請如前罷遣休息。臣與所遣官俱暫還。上曰。邊境既稍寧。其即移文諭越。令與葉盛還京。

三月賜進士吳寬等二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陞陝西左布政使余子俊爲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

延綏自正統中。命都督王禎鎮守。榆林未城也。禎始城榆林。及十八寨尚未衛也。成化七年置衛。八年余子俊廣榆林城。增三十六營堡。子俊請盡釐陝中人有伍籍詭落者。及罪謫南戍子孫不能南風土者。實榆林衛。又擇俊子弟教之讀書。請建學立官師爲弟子員。俗多棄地不圃藝。子俊又教之樹蔬果。開界石外地。興屯田。歲得糧數萬石。自是榆林始爲重鎮。東渡河連大同。西接寧夏。子俊又上疏言陝西有三邊。延慶寧夏甘肅。三邊之中。延慶爲內地。國初逐出北虜。遠遁黃河外。至正統初。渡河犯近邊。始於沿邊立界石。創營堡。築墩臺。天順以來。虜知東西諸邊各據險以守。難窺伺。惟延慶一帶。

地無險阻可以馳突屢來犯邊掠我邊人爲鄉導遂知河套所在入屯其中自是虜顧居內而我列屯守禦反在其外臣以爲莫若於沿邊一帶墩臺空處築爲邊墻立砦堡況舊界石一帶多高山斗崖依山形隨山勢或剷削或累築或挑塹綿引相接爲邊墻便報可於是東起清水營紫城砦西至寧夏花馬池東西二千里每二三里間爲對角敵臺崖砦連北不絕空處築墻如新月狀以偵敵避射凡爲堡十有二崖砦八百一十有九小墩七十有八大墩十有五兩月成○按白圭搜套之策王越沮尼不行而余子俊修築邊墻之說先後相踵費財何止百萬而浮沙易傾邊墻實未嘗有惟剷削設險之法庶幾可行耳邊臣屢以築墻爲請朝廷屢發帑金蕪載相繼至今並無一人敢言邊墻虛費者此誠不知其何謂也夫秦築長城今且平漫矣而謂浮沙可以築邊也哉自非躬歷其地者固難與言也

自二月至于夏四月京畿不雨運河水涸○兵科給事中梁璟上言荆襄討賊濫殺不聽

兵科給事中梁璟等言頃者荆襄盜起皇上命項忠往總軍務諭令罔及非辜後賊首王彪就擒盜亦漸息宜令附籍者聽其生業未附籍者斟酌驅遣忠偏聽檢討張寬御史劉絜總兵李震等貪利要功所過州縣見在附籍者不論久近一槩逐之又縱兵驅逼畧無紀律以

致寃聲震天肝腦塗地比之夷狄侵擾慘酷過之邇者
彗出旱傷未必非忠等所致且寛以奸邪小人簡侍親
藩惟便身圖絜貪婪素著一善無聞忠爲所誘伏願陛
下察之衆論斷自聖心正忠等濫殺之罪以釋神人之
怒以紓萬姓之寃上曰荆襄流民爲患中外皆以爲慮
今忠等奉命袪除已畢若等所言未免出於偏見不聽
○項忠上疏辯誣且乞致仕不允忠奏雖辯說者謂流
民一百五十餘萬遣回何所謫戍并家屬幾六萬人能
生存者幾何槩以古人征伐要在平定安輯之言難乎
免於公論矣

秋七月丙午陝西隴州大風雨雹有如牛者五州之北山
吼三日裂成溝長半里○修隆善寺陞工匠三十人爲文
思院副使寫碑官爲尚寶司少卿
工科都給事中王詔等言陛下紹承鴻業于茲九載頻
年天變於上而星妖示見地變於下而江海泛溢或炎
夏霜降或平地旱出或猛虎食人或雨雹傷稼夷狄侵
邊師久暴露加以水旱相仍瘟疫流行軍民疾苦日甚
一日於此汰冗官去冗食以節國用以救凶荒猶且緩
不及事乃因寺成碑完而濫陞官爵如此彼西征北伐
捐軀隕命之人將何以酬之方修寺之初臣等失於論
諫固已獲罪於陛下不容於清議矣於此而又不言如
祖宗設官之意何伏望斷自宸衷追寢前命則名器不

濫國體斯正矣不允

陸瑜致仕以王槩爲刑部尚書

先是錦衣指揮門達怙寵作威有弘農衛卒誣指揮李彬謀反事下達鞫之達鍛鍊反狀已具及會審瑜獨明其寃達怒語侵瑜瑜曰法司所執者祖宗之法吾何枉人以滅族之罪耶達譖瑜欲出反者上不聽止誅彬而免其妻子達尋敗言者欲置之死李賢訪於瑜瑜曰達典制獄任情輕重不可謂無罪然視馬順輩則有間矣達卒得不死其平恕寛厚如此至是以疾謝歸

鴻臚序班魏完以其父驥辭葬上聞從之

鴻臚序班魏完奏先臣驥以正月卒于家臨終語臣母曰我即死朝廷賜葬必須辭免又以手書遺臣死後慎勿以葬事累鄉里今者皇上念先朝老臣特加優卹而臣於先臣遺命不忍棄違故敢昧死以請章下禮部言辭葬固魏驥之誠心賜葬乃朝廷之盛典惟上裁處上曰朝廷恤典爲盡忠者之勸今驥臨終遺言猶恐勞民可謂純臣矣覽之良用惻然重違其志特從之

虜寇平凉臨輩巡撫都御史馬文升擊敗之

時追虜至于黑水口擒其平章鐵烈孫斬首功二百尋命總制陝西軍務

八月哈密人殺忠順王孛羅帖木兒王母努濫答力理國事○九月虜寇常州至于固原好水川巡撫都御史馬文

升擊敗之

時馬文升檄召諸路兵。按伏湯洋嶺。虜至遇伏驚遁。盡棄輜重。擒斬二百餘級。因改其嶺。曰得勝坡。

十一月癸丑曉刻木星犯鉤鈐

癸巳九年春正月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姚夔卒以尹旻爲吏部尚書進葉盛爲吏部左侍郎改陳俊吏部右侍郎

初外議每擬王槩代姚夔爲吏部。而內閣商輅亦銜尹旻誘姚。屬意於王。旻聞之懼。百方經營。至是姚沒。適商內閣以妻喪在告。旻乃叩太監覃勤。勿俟商出。覃遂引東廠刺事韋太監入奏。謂外議人望。皆歸於旻。遂諭內閣擬旨。內閣彭時。謂崔恭在南京。亦可取來。司禮諸太監曰。只舉在此者。彭乃擬旻陞冢宰。

命梓宋儒朱熹通鑑綱目以傳

勅儒臣校訂宋儒朱熹通鑑綱目。命刻梓以傳。編修謝鐸上言曰。宋神宗好通鑑。理宗好綱目。徒知留意於書。不能推之於治。因勸上親賢講學。見諸行事。不可爲二君之徒好。上嘉納之。

三月北直隸山東民饑。相食。命各巡撫賑濟之○夏四月辛酉朔日有食之○遣禮部侍郎劉吉祭告東嶽東鎮東海之神

總理河道刑部侍郎王恕奏去年自京師直抵揚州。南北三千餘里。水旱災傷。今歲雨雪少降。狂風彌月。土乾

麥稿民不聊生迺三月初四日山東地方忽暗黑如夜乞詔廷臣講究恤患之策并祭告各處山川之神上曰山東旣災重民艱須行實惠今年稅糧盡與蠲免仍遣禮部左侍郎劉吉往祭告東嶽泰山東鎭沂山及東海之神以祈雨澤

五月進內閣商輅戶部尚書萬安禮部尚書○起致仕禮部右侍郎倪謙翰林侍讀學士錢溥于南京管事

六科給事中唐仁等十三道御史羅明等劾奏溥謙擢自先朝累承異寵不顧清議汚壞名節過蒙釋其罪愆遣歸田里待之已厚而乃營求起用乞俾溥等仍舊致仕庶得始終保全上批答曰朕念錢溥倪謙往勞特起用之所言不准

六月直隸河間府蝗廣平順德大名眞定保定及河南懷慶府大雨水○延綏徙鎭榆林○秋七月南京兵部尚書程信致仕○遣都督同知李文右通政劉文往甘肅計復哈密城

哈密旣爲土魯番速擅阿力所併累求救援兵部言哈密實西域諸夷咽喉之地若棄而不救竊恐赤斤蒙古罕東曲先安定苦峪沙州等衛亦爲土魯番所脅則我邊之藩籬盡削而甘肅之患方殷設使河套之虜不退關中供億愈難繼矣上命集廷臣議會昌侯孫繼宗等請宜及今賊勢未盛遣使勅赤斤蒙古罕東等衛諭以

大義俾知唇亡齒寒之勢。且速擅阿力。今亦遣使進貢。因賜之勅使悔過自新。庶可以散其姦謀。縱哈密不能自存。亦足以堅各衛內嚮之志。因舉文等。習知夷性。宜委以使事。乃勅文等往。

八月少詹事兼學士柯潛卒

潛字孟時。福建莆田人。景泰辛未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歷陞前職。丰神峻整。言動謹飭。人皆以公輔望之。是年居母憂。值祭酒員缺。上以潛剛方。特起用以厭士論。潛疏乞終制。謂親喪可短。則所以事君者可知。上覽疏許之。因久居苫塊。患左足風痺。而寒熱繼作。遂卒。

九月賜永平府伯夷叔齊廟額。令有司春秋致祭

九月永平知府王圖奏伯夷叔齊廟在永平境內。洪武中。有司春秋致祭。景泰中始廢。今臣已重建。請賜廟額祝文。上特賜額曰清節。命詞臣撰祭文。令有司仍春秋致祭。

命左都御史王越率兵捕虜於河套。尋還掌院事

越以右副都巡撫大同。歷陞左副都。右都左都御史。是年復出延綏。搜套搗巢。斬虜首二百八十。加太子少保還掌院事。

逮給事中韓文等於文華殿考訊。尋釋之

工科給事中韓文與梁璟王詔等。會劾王越。邀功啟釁。列其罪狀。薦故吏部尚書李秉。兵部尚書王竑。語頗涉

兩宮上怒逮至文華殿考訊之王詔頓首曰臣等愚觸忘諱犬馬之誠實惟爲國上怒解尋釋之

土魯番速擅阿力掠哈密王母以去命高陽伯李文通政劉文討之弗克

是月土魯番速檀阿力欲以哈密掠赤斤諸夷王母不從虜王母金印去遺番離散王母外孫都督把他木兒子罕慎避居苦峪其奸狡者陰附阿力伺我塞下遣高陽伯李文通政劉文討阿力調罕東赤斤番兵數千駐苦峪不敢進阿力遂輕中國文等謬言不見土魯番遂還王母金印竟爲阿力所留益侵我城郭諸夷

冬十月虜寇廣寧○帝閱列侯諸將于西苑以英國公張懋掌中府事提督五軍營○十一月以王恕爲南京戶部侍郎○命大學士彭時等纂修宋元綱目

十一月上諭大學士彭時編纂宋元綱目時因奏翰林春坊等官劉珝王獻彭華楊守陳尹直黎淳謝一夔鄭環劉健汪�word羅璟程敏政陸簡林瀚分爲七館編纂明年丘濬丁憂起復令同編纂再加一館爲八館云

十二月命暫停徵馬

時兵部言北直隸山東河南等處水旱民間馬宜停徵上曰馬政固國家急務但歲歉民貧救死不贍喪彼得此將安用焉兵部議是南直隸等處凡災傷地皆暫停之

刑部主事張鼎上言西北邊事宜

刑部主事張鼎上疏言臣生長陝西比見邊務日殷水旱繼作謹陳事宜以備採擇其一曰陝西八府三邊腹裏俱有鎮守總兵巡撫都御史等官不相統一遇事各爲可否有警不相援救宜推文武兼濟者一人總制三邊副將以下悉聽調遣則事體歸一其二曰頃年軍法不行爲將者縱賊殺掠出入自由後有失機宜從律例科斷其三曰今官軍對敵罔有克捷蓋由腹裏官軍素係怯弱惟土兵驍勇而邊將多侵奪其功故多畏避宜立法召募特加優卹有功不得隱蔽則土兵劾勇而鄉導可得矣其四曰今邊將上下相蒙互爲欺罔遇虜入寇閉門不出或有失機多歸罪於下邊備懈弛日甚一日古之爲將者與士卒同甘苦而今之爲將者每以供饋勞人於千里之外宜禁絕之又余子俊議徙綏德鎮城于榆林又築邊墻千二百里值邊境災荒軍民役次者萬計墻亦旋傾虜竟入套

甲午十年春正月北直隸提學御史閻禹錫上言順天應天鄉試事宜

北直隸提學閻禹錫奏順天應天鄉試舊制以御史二人監試宜令預於十日前入院庚詳察事端以杜積弊其同考試官宜令所司擇文學優長素行端介者毋狥勢要干請搜檢守號宜用在外都司官軍毋遣京營之

人庶革其傳遞夾帶之弊至於校文須主考官詳愼將同考官落卷并二三場通行檢閱務得積學之士不許懶慢推托且兩京主考係侍從格心之臣若引嫌畏避即內不足者隨當罷黜試錄就刻舉子文字不許主考代作以妨校閱詔從之

二月罷支運爲改運

是年議淮徐臨德四倉支運糧七十萬石改就水次兌與軍船名爲改兌○陸錢漕河圖考曰禹貢冀州夾石碣石入於河兗州浮於濟漯達於河青州浮於汶達於濟徐州浮於淮泗達於河山東漕運其昉于茲乎秦將攻匈奴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黃腫郎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漢高祖運山東之粟以給中都歲不過數萬石至武帝通西南夷滅朝鮮擊匈奴城朔方轉漕甚遠而山東或被其勞矣宋初都汴京東之粟歷漕濟及鄆入伍丈渠至京師眞宗時京東分廣濟河由定陶至徐州入淸河歷呂梁灘磧之險至理宗時於環城作斗門以遏支流益泗漕以餉邊軍而漕渠開矣元初開濟州泗州至新開河由大淸利津諸河入海旣而海口沙壅復從東河陸輓至臨淸入御河又開膠萊新河以通海道勞費不貲少有成効伯顏始創海運與濟州並行未幾又用韓仲暉等言自安民山開河北抵臨淸引汶絕濟直屬漳御名會通河夫汶州自古東北入海以致力導

引使南接淮泗北通白衛自元人始然河渠淺澁舟不負重歲運不過數十萬石終元之世海運不能廢也國朝初給餉遼東海運如故永樂徙都于北亦嘗行之尚書宋禮等復濬會通河於是漕利通而海運罷膠萊故道亦遂堙廢夫河漕誠利矣然泉源壅塞有疏濬之勞堰閘蓄洩有供役之繁徐呂洪流之泛溢淮揚襟喉之扼塞意外之患有不可不防者海運豈可不講耶是故漕河者萬世之通利也海運者備不虞之變也膠萊故道者翼河運以成功也皆不可廢也天下之事居常者必慮變擇利者必思害輕重緩急達乎其勢而已矣獨漕政爲然哉

三月吏部侍郎葉盛卒○起致仕右都御史林聰掌南都察院事

先是爲都察院者務制十三道遇事規避無所言以恍權倖士論殊不直之及聰掌院事諸御史時有所弹劾當事者厭之謂聰不能鈐其屬聰曰已既不言而又遏人使不言非聰所能也

夏四月調南京禮部主事林孟和爲陝西慶陽府判

時孟和言本部右侍郎倪謙貶法徇私市恩釣譽臣堅以理法執請謙姑爲信從而心寔嚴恨伏望調臣別用或罷歸田里貶竄荒域仍居前職實非臣所願也詔孟和以屬官不知大體毀辱大臣可調邊方

駙馬都尉馬誠請録其兄誥爲國子監生許之

駙馬都尉馬誠乞録其兄誥爲國子監生詔許之後不爲例都給事中霍貴等言國學乃首善之地教化之原惟科貢之士及大臣恩蔭子弟得肄其中馬誥身非科貢父非大臣而馬誠爲乞恩入監祖宗以來未聞弟爲駙馬而兄得録用者也誠之狎恩蠹政誥之夤緣求進俱當論罪詔既准入監姑已之

秋七月刑部尚書王槩卒改項忠爲刑部尚書○八月以周洪謨爲國子祭酒○九月癸丑朔日有食之○冬十月乩加思蘭大掠莊浪寧靜至于肇昌平凉滿魯都寇宣府○太常少卿童軒掌欽天監事○十一月致仕兵部尚書孫原貞卒○十二月以翰林編修李東陽程敏政爲侍講

○罷湖廣寶慶等府縣淘金

時内費日侈帑金漸乏乃命寶慶等府武陵等縣開原額金場淘煎以進巡撫等官命所屬十二縣開二十一場歲役民夫五十五萬有奇而武陵之民傷於蛇虎死於大水者無筭僅得金三十五兩巡撫等官奏工多金少徒害生民請有司取贓罰銀易金應用從之

提督兩廣軍務右都御史韓雍致仕

雍開府梧州承制專決盡法繩下不貸大吏以故謗議遂起鎮守内臣黄沁忌雍束縛不得肆喉人上書誣雍上爲遣使即訊雍乃引疾乞歸

李孜省爲禮部侍郎掌通政司事

孜省時受密命訪察百賢否得書小帖以所賜圖書封進其寵眷至此

乙未十一年春正月賜立故御史伍驥都指揮丁泉祠于上杭縣命有司春秋祀之以天順間討賊死也○二月詔閉河南宜陽等衛銀洞

先是兵科給事中郭鏜言河南各縣多有銀礦乞開煎以備邊用有司勘報言銀洞在山谷中道路險阻礦脉微細所得不多徒費民力遂命封閉至是戶部尚書楊鬥又言內府及邊儲缺用乞復開煎勘報如前上命仍封閉之

癸卯曉刻月犯牛宿大皇○三月賜進士謝遷等二百九十七人及第出身有差○少保兵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彭時卒

時端愼嚴密外和內剛立朝三十年未嘗不在公公退未嘗言子姪以政事卒謚文憲世稱彭文憲之貞朴非若李文達之多智云

夏四月析河南汝州地置寶豐縣固始地置南城縣○進商輅文淵閣大學士以吏部侍郎劉珝禮部侍郎劉吉並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命欽天監所占天象會本封進欽天監五官靈臺郎劉伸奏自洪武以來凡天象有變本臺官輒自具奏不用本監印信至正統間監正彭得

清等始變舊制且本監官俱故陰陽官子孫係專門之學所奏天象據舊書以爲占候今掌監事太常少卿童軒出自科目以天象隱匿不奏又所奏多增損舊書不以實對上宥之命所占天象仍會本封進

乙卯昏刻月犯明堂中星○己未辰時金星晝見于巳○命究團營虛冒之弊

兵部奏自景泰初年立團營之後迄今僅踰二紀稽其軍籍已減七萬五千七百有奇而支糧餉如故良由總兵等官因襲作弊若不嚴加追究非徒糧餉虛費抑恐兵政日弛上命究理之

五月皇妃紀氏徙居永壽宮○文武大臣請立皇太子

悼恭太子薨內庭漸傳西宮有一皇子已六歲矣太監張敏厚結萬貴妃主宮太監段英乘間言之萬貴妃驚云何獨不令我知遂具服進賀厚賜紀氏擇吉日召皇子入昭德宮次日徙紀氏於永壽宮中外臣僚喜懼交并張敏令人諭內閣請立皇太子吏禮二部遂具奏僉文武堂上官名以英國公爲首奏進御批覽奏具悉卿等忠愛但儲貳事重姑俟皇子年齡稍長行之時衆意欲請皇子與母同處庶脫虎口則恐相激未敢商輅因獨對上疏曰皇子聰明岐嶷國本攸繫天下歸心重以昭德宮貴妃撫育保護恩踰已出百官萬民皆謂貴妃賢哲近代無比但外議皆謂皇子之母因病別居久不

得見揆之人情事體誠爲未順伏望勅令就近居住皇子仍令貴妃撫育俾朝夕之間便於接見庶得遂母子之至情愜朝野之公論於是禮部面奉手勅曰朕皇子年已六歲未有名禮部會同翰林院具擬來聞內閣擬樞楷棨榘四字以進皆不用復諭再擬乃定

賓名曰祐樘

六月皇妃紀氏薨

紀妃有疾上命太監黃賜張敏將院使方賢治中吳衡往治萬貴妃即請以黃袍賜之俾得生見次日病少間不復令人診視至六月二十八日薨是日天色皆赤一時城中傳言病卒之故紛紛不一蓋不能無疑云

乙酉卯刻日生左右珥重暈背氣皆赤青色鮮明○兵部尚書白圭卒改項忠爲兵部尚書以董方爲刑部尚書○秋七月朶顏等三衛夷請開馬市不許○八月命濬舊通惠河○設陝西榆林鎮番二衛儒學○九月丁未朔日有食之○選進士楊茂元等二十人于刑部問刑

刑部尚書董方等言本部專理刑名非得通曉律例者無以稱欽恤之意乞依正統間例選諸司辦事進士同本部見任官問刑待半年後主事有缺以可用者敘補

詔從其議

冬十月命國子監科貢納粟兩途監生分序撥歷

國子監生三百六十一人奏臣等皆發身科貢近有納

粟入監者一千五百餘人率多幼穉而撥歷反在臣先乞從宜處分必在學曾爲廩膳者方可與臣等相兼撥歷於是納粟監生亦奏以爲臣等皆出自學校有曾經科舉者朝廷以邊儲缺用下輸粟入監之例初不以長少年齒論也俱下禮部議科貢乃祖宗舊典納粟實一時權宜況納粟送監其復班之日多在科貢者入監之先若仍緣舊規以次取撥是使納粟者得以遂捷取之願而科貢者不能無淹困之嗟宜勅國子監於此兩途酌其多寡分序撥歷議上從之

十一月立皇長子祐樘爲皇太子○十二月尊郕戾王爲恭仁康定景皇帝

上嘗召見大學士商輅從容議及郕王監國時事言景泰有社稷功當復帝號左右聞者皆泣

上亦泣遂下詔上尊謚

丙申十二年春正月辛亥南京地震有聲○改南京戶部右侍郎王恕爲左副都御史巡撫雲南

時雲南鎮守太監錢能名下跟隨指揮郭景帶伴戎達公差入京謀領勅諭前去交趾交趾道從廣西景回雲南見錢能能圖安南寶貨尋令百戶蔣雄等護送景并達等枉道臨安蒙自至交趾見王行五拜三叩頭禮交趾王送景等銀扇茄南等貨隨辦方物遣使何宣等欲同景等從兩廣入京進貢景欲還報錢能詐稱尚書駕

帖雲南取討禽鳥藥材若是進貢就同從雲南去較之兩廣尤近交趾依遣同行至蓮花灘景等詐脫身先報蒙自縣時守邊千戶等執非安南貢道阻不容進何宣等堅執必從雲南經過於是沿邊一帶及腹裏寧州通海等處軍民驚駭流徙躲避錢能乃同總兵三司差官撫諭何宣等始還錢能仍差郭景戎達盧安蘇本楊能遍歷千崖南甸蠻莫孟密隴川芒市潞江各處外夷地方誅求寶物郭景强取孟密頭目混鏊第三妾許爲討冠帶開衙門管事孟密屬木邦宣慰管轄木邦衙門設自洪武永樂年間降與金牌信符者也孟密以郭景許設衙門遂興兵殺木邦宣慰多丕悶及其男罕糯法多

活法奪其地方木邦告急恕至聞之劄行僉事方進設法捕獲郭景景訴皆錢公收拾異樣物件我聽使之人敢不依從景遂懼罪投井戎達等對欵承伏恕具疏參奏太監錢能以帷幄腹心之臣而陰結外國之君誣上行私不義孰甚并郭景等合拿送法司明正其罪以爲後世事君而有二心及生事邊陲擾害夷方者之戒○太監錢能又差指揮姜和散官吳源勇士鐵總百戶劉安及義勇錢伍絡繹灣甸州需索金銀不計其數土知州景罕糯法病故男未承襲土民承應不起俱逃移別地田上拋荒請給榜文安撫恕又具疏仰惟我太太祖高皇帝統馭天下慮恐大小官員軍民人等假托公差爲名

前往外夷衙門生事擾害需索財物致生邊患故降勅諭金牌信符及勘合底簿關防詐僞以盡撫綏之道立法甚嚴是以臣民遵守不敢違犯夷人得以安生莫不慕義向化恪修職貢自太監錢能至雲南侮慢自賢罔遵聖訓不時差人前去外夷衙門假公營私需索攬擾失夷人心職貢因之以缺合無差官將錢能各犯拏解到京查金牌信符勅諭事例治以重罪則法令昭明而奸頑知所警懼恩信不失而遠人自然悅服矣

乩加思蘭寇宣府○命副都御史原傑經畧鄖陽○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南京陰霾蔽日○以翰林編修陳音爲侍講○加內閣商輅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萬安戶部尚書○三月改巡撫甘肅右副都御史朱英提督兩廣軍務撫理巡撫

都御史朱英奏廣西徭獞屢服屢叛無有已時然彼亦人類尚可善化臣與鎮守等官會議將撫治勸誘之方揭榜曉諭有願去逆效順者即定爲編戶復其徭賦三年或家業未成願還本貫者聽時則有荔浦縣立山鄉賊首李公主令其子扶寶率衆四十來詣軍門告稱本山乃古蒙州之立山縣請復立爲州縣見有衆數萬俱願歸順臣因行三司勘處分守栁慶等處叅政袁愷復招出馬平等縣徭獞五百二十八人叅議謝綾招出蒼梧等縣徭獞一千七百九十人副使范鏞等亦招出陽

朔等縣徭獞陸續報官其餘未順者諒皆漸可招狹俟其編戶具籍復奏而處之疏下兵部尚書項忠等言英等能下順民情施恩布信令出未及數旬歸順幾及萬數宜賜勅獎之

夏四月御史薛爲學請勅文武大臣及科道官詳議兵備

御史薛爲學等言近者虜酋滿都魯自稱可汗乩加思蘭亦自稱太師逆謀已著一旦大舉入寇倉卒之間難於制馭況今灾異屢見南京地震陰霾榆林天鳴如砲流星隕於城中有聲大抵皆兵象也乞勅在廷文武大臣及科道等詳議兵備若不先時而慮患至而後圖之不曰將才難得則曰軍士不足不曰器械不備則曰糧餉不給失機貽患可勝道哉上命所司詳議以聞

五月設大同左雲川衛大同右玉林衛天城鎮虜衛陽和高山衛四儒學○六月通惠河成

自都城東大通橋至張家灣潭河口凡六十里

以翰林修撰劉健爲右諭德○王恕陞右都御史仍巡撫雲南

鎮守太監錢能銜恕奏誣稱御用大監錢義傳旨分付進貢禽鳥順差指揮郭景尋買寶石及得黃鸚哥一架僉事方進提取郭景計令身欵將寶石抄送巡撫王都御史處驗封遺有黃鸚哥合差指揮熊誌送赴王都御史轉進又稱王都御史不容當職在邊鎮守仰都布

按三司轉行巡撫作急奏聞將年例所貢之物盡行革去將當職發遣施行三司以其言具呈恕復上疏曰臣恩錢能故爲此言將以中臣雖朝廷明見萬里必不爲其所惑然下情戰慄豈能自已故不得不昧死言之且錢能在雲南逋年假以地方爲名差官盧安蘇本等前去外夷孟密等處求索金銀寶石擾害夷人所得之物十分爲率錢能與盧安等先尅落八九分止有一二分進貢郭景收買寶石等項銀兩皆是取諸夷人錢能恐怕郭景到官說出眞情就差人齎帖子及令人寫簡帖報知郭景得方便處自討分曉因此郭景投水身死今却平空造此浮浪之言臣再思向者學士商輅嘗言却貢獻無非爲蒼生爲社稷計也陛下慨然允其所奏者亦無非爲蒼生爲社稷計也夫何詔旨已頒行於天下而錢能不爲意公然以進貢爲名差人前去夷方索要寶石禽鳥等件方命擾人莫此爲甚臣聞漢時鼠巢於樹野鵲變色識者以爲不祥夫鸚本綠羽而今黃其羽豈非所謂野鵲變色之類不知錢能何取於此遣人遠涉徼外擾害取之將以進獻不知朝廷何少乎此亦不知朝廷無此何所損有此何所益乎抑不知錢能何忍故違目前詔旨而必欲進乎萬一朝廷納之何以使天下臣民之無疑乎臣愚以謂此物誠不宜受況雲南數年以來盜賊竊發地方不寧若禽鳥若金燈籠寶石屏風

等項之貢絡繹不絕行居騷然近來少息人心稍寧若又容進此物豈止前數事而已其弊蓋有不可勝言者臣又聞不寶遠物則遠人格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即今外夷久缺朝貢之禮交人漸有不服之心此正朝廷及外內臣隣無怠無荒之日豈宜設耳目之玩忽不虞之戒伏望陛下念祖宗創業之艱難今日守成之不易明降詔旨痛却錢能此貢仍通行各處守備鎮守內外官員一應花草禽鳥寶石玩好物件一切禁止不許貢獻願陛下留心聖學專意政事永爲華夷之主天下幸甚○時王恕奏太監錢能指揮盧安等都察院覆奉聖旨是各差的當官去務要勘問明白干碍錢能奏來處置遂命刑部郎中鍾蕃錦衣百戶宋鑑領齎旨意公文至雲南提取事犯盧安等方在鞫問忽有雲南中衛百戶汪清自京師復齎白駕帖與鍾郎中宋百戶蓋錢能交通內侍詐圖輕脫也恕復上疏曰臣伏見五府六部都察院行移天下諸司公文及給批差官各處公幹或提取犯人皆於所在官司比號相同然後行事又聞駕帖下各衙門則用司禮監印信該科掛號皇城各門俱打照出關防印字皆所以防詐僞也今聞齎來駕帖既無該監印信該科字號又無各門關防此臣之所以不能無疑也臣所疑者無他只爲事體不一何則事體一則人皆尊信而無疑事體不一非惟起人之疑

且使投間抵隙者得以行其詐而濟其私設若有駕帖內有賜欵重事而無印信可驗其人將欵乎將不欵乎果出於上意而不欵則違君命而罪愈重若非上意而欵之未免含寃於地下由是言之駕帖之出誠不可無印信臣以疎遠孤踪劾奏多手可熱之權要何啻履虎狼之尾撩虺蛇之首眞可謂不知量者也但前項事情非臣私家之事干係地方之安危生民之休戚國體之輕重人心之向背且如昔者交阯守鎮非人因而失陷地方騰衡一夫啟釁以致麓賊反叛費無限之錢糧傷無限之生靈至今無老少言之莫不疾首蹙額酸鼻流涕今日錢能所爲之事殆有甚焉將來之禍誠不可測

朝廷縱無按問之文部屬縱無訴告之詞臣巡撫其地風聞其事亦當爲陛下言之況交通外國之事兵部見行臣與御史甄希賢會問攪擾夷不之事本邦等處節有經書告訴臣是以不得不從實上聞豈敢容私意於其間哉夫居其位則思欵其官乃臣之分也黨權要而[illegible]臣則不忍爲也有此情悃干冒天威

秋七月[illegible]二子生母日宸妃郜氏○北城兵馬吏目文會上言荆襄處流民事宜

北城兵馬吏目文會言荆襄自古用武之地宣德間有流民鄒百川楊繼保等聚衆爲惡正統間民人胡忠等開懇荒田始入版籍編成里甲成化年來石和尚吳千

斤李胡子相繼作亂遣大臣撫治而處置失宜終未安輯今河南歲歉民飢入山就食者勢不容已敢保無後日之患謹修陳處流民三事其一荆襄之地土地肥饒皆可耕種逺年入籍流民可給還田土收籍管業其新附籍領種田土編成里甲量加存卹欲回原籍者聽其發充軍逃回者就編本處衛所其二流民潛處出没不常乞選府州縣正官及軍衛守禦文武皆得其人則流民自安其三荆襄上流爲吳楚要害道路多通必於總隘處所添設府衛州縣立爲保甲通貨賄以足其衣食立學校以厚其風俗則其民日趨於善矣都察院是其議請移文撫治都御史原傑斟酌處置從之

秋七月命兵部右侍郎馬文升整飭遼東軍務尋還京

時滿都魯乞加思蘭聲勢甚大警報殊急乃以兵部右侍郎馬文升整飭遼東兵備以防之文升抵遼東繕城堡利甲兵練軍士選精壯虜人覘之有備遂不復發○馬文升奏遼東地方三面受敵故兵分三路以備外侮廣寧爲中路開原遼陽爲東路前屯寧逺錦義爲西路遇有警急彼此應援切見遼東之西一百六十里廣寧迄東二百里有遼河一道分界遼之東西氷結則人馬可行易於應援或遇氷開賊先據之我兵雖有渡船不能倅濟彼此勢孤誤事非小正統二十四年虜犯廣寧遣兵據此已有明驗今請造大船十數橫列河中下聯

鐵索上加木板以爲浮橋西岸豎大木爲柱總繫其纜遣兵護守以便往來設或有警則東西聲勢相連不至誤事從之

命宋儒朱熹十世孫燉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奉祀事○京師有黑眚○妖人李子龍伏誅

成化丙申秋七月初旬京師黑眚見時坊巷細民家男女夜多露宿忽有一物負黑氣一片而來或自戶牖入雖密室亦無不有至則人昏迷或手足或頭臉或腹背被傷出黃水醒始覺傷亦不甚痛數日遍城驚擾暮夜各持刃張燈自防凡有黑氣來輒鳴金擊鼓以逐之此怪初起於城西北人莫敢言及各城皆有被傷者始各

訴於兵馬司巡城御史拘審有驗乃具以聞止云不知被何物所傷然多有見者云黑而小金睛修尾狀類犬狸蓋不啻二十餘枚無旬始息○成化丙申秋一妄男子本姓侯名得權保定易州民幼名立柱兒爲狼山廣壽寺僧更名明果稍長游方至河南少林寺遇術士江朝推其命當極貴又遇道人出道眞傳與妖書有云陝西長安縣曲江村金盆李家有母孕十四月生男子龍有紅光滿室白蛇盤繞之異得權聞其說遂更名子龍蓄髮往來眞定間交結不逞之徒又有術士黑山者批其命有若遇猴雞鳳凰交之語得權謂與江朝所言符信之又遇道士方守眞引至京寓軍匠楊道仙家因與

內使鮑石羽林衛百戶朱廣等往還情稔皆爲所誑乃
貪緣潛住太監韋含外宅鮑石等皆謂此人不凡咸尊
敬之引雜宦竪入內登萬歲山上殿中憩息御床上而
莫之禁久而執蓋司扇諸宦侍不得志者皆佯禮爲佛
叩頭傍坐頗有非分之舉含妻以義子之女處以正寢
隣有識者竊議從來中貴不敬外人何獨過禮此人嗾
刺事旗校日伺察之旗校竄三人其中亦以投禮爲名
漸聞約束以八月二十五日當往眞定府舉事即白于
太監黃賜賜遂請搜捕果獲其所造黃絹袍翼善冠等
物含被逮至錦衣獄遽殞絕或疑黨類鴆之以滅口其
執蓋司扇諸宦侍見含死皆不輸情惟子龍尤甘心就
死自謂享用過分備述所歷內外皆人所不能到都憲
李賓王越等恐有所汚衊呵止之節畧招詞具揭帖與
賜斟酌數四乃進賜亦懼禍處決子龍等俱如律而諸
宦侍止發南京淨軍而已

八月降刑部主事鄧存德爲山東寧海州同知

僧錄司右善世道堅盜賣度牒有發其事者下刑部主
事鄧存德鞫實請于尚書董方治之方芘道堅欲緩其
事存德奏聞方上言存德率意妄爲詔存德道堅俱下
獄存德訐奏方黨比道堅上以存德屬官違例具奏發
吏部降調道堅釋放刑科給事中雷澤等上言當罪道
堅而宥存德不從存德竟降山東寧海州同知

大學士商輅奏停內廷齋醮從之

大學士商輅等奏祖宗創爲郊祀歲一舉行極爲慎重邇者傳聞皇上又於宮北建祠奉祀玉皇取郊祀所用服器樂舞之具依式製造并新編樂章命內臣習之欲於道家所言神降之日舉行祀事臣等竊詳皇上爲此無非欲爲母后祝釐爲生民祈福但稽之古禮未協昔傳說之告高宗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況天者至尊無對事之之禮宜簡不宜煩可敬不可瀆今乃別立玉皇之祠祀并用南郊之禮樂則是一月之間連行三祭未免人心懈怠誠意不專皇上爲天之子其於事天之禮豈可不斟酌典故致有纖毫不謹伏望將內廷一應齋醮悉宜停止勿致褻瀆庶幾天心昭鑒可以變災爲祥矣疏入上命拆其祠祭器等件送庫收貯

薊州總兵馮宗疏請法司問發軍徒充兵及招集逃軍等事下兵部議

馮宗奏比者兵部以朶顏三衛與北虜交通行令整飭兵備以戒不虞蓋朶顏北虜往往由喜峰口入貢熟知我邊虛實尤爲可慮薊州沿邊關堡官軍舊額二萬九千八百餘人今逃者已踰三千無可調補乞行法司問擬謫戍因徒量充三五百人及雲南兩廣逃避軍役者潛住境內容招集收用且喜峯口羅文谷黃崖口劉家口

石門子一片石桃林口等關俱係通寇要路官軍防守不周欲選所屬軍衛有司舍餘民壯編伍教練遇冬協守春深放免事下兵部言謫戍囚徒宜行令法司區處就近收附遠方逃伍軍丁例已禁止曩者巡撫都御史閻本嘗奏允四方軍民人等願投軍自効者聽令收役宜移文宗等會議如例舉行其舍餘民壯俟邊情有急斟酌選用從之

都察院左都御史李賓上言車戰事宜命已之

左都御史李賓言古者多用戰車取勝乞製偏箱車五百輛鹿角榨五百具相參而用每小車一輛榨一具共用十人通用五千人行則爲方陣止則爲方營乞命所司會臣計造并選閱精兵五千爲用命內臣并文武大臣各一人統領教練俟警調用更諭令各邊俱如式製造以備戰守事下兵部尚書項忠言陝西諸邊收蓄兵車數千輛及京營亦嘗因定襄伯郭登之言製小車二千五百輛日久無用俱已毀廢今賓復及此但今宿將邊臣彼此異見如以車爲不可用稽之於古如柔然侵魏而太武北征騎十萬車十五萬輛遂造大漠柔然怖懼不敢南向突厥寇唐而太宗遣諸將出戰皆戎車步騎相參與鹿角爲方陣屢見大捷以此觀之是車決可用也如以車爲可用唐房琯效春秋戰法以車二千乘馬步夾之行至陳濤斜被賊縱火焚車人馬大亂官軍

欽亾四萬宋神宗時契丹入寇取兩河軍民爲俗沈括以爲車行日不過三十里若彼雨雪跬步難進以此論之是車未必可用也今將士終歲操習自永樂到今止於馬步相參教閱騎射不習車戰恐一旦咈其所素習强其所不能臨陣應用違悞非便乞如賓言遣御史及工部官督工如式先署車十輛榨十具送赴教場仍令賓會同内外官驗其規制何以施行如虜輕騎剽掠何以分布追之阨險邀遮何以乘危禦之開闔奇正之妙推挽進退之法宏綱大畧俱要講明俟車製成日以聞至是車成兵部以請命賓及忠等詣教場會三大營内外掌兵官如擬分兵列陣以驗之既試忠等覆奏謂所造車榨若兩軍對壘之際用以守城安營可以禦矢石防衝突若追逐奔北登高致遠履險涉危恐非所宜宜行工部以漸成造付教場操習若制有宜損益者仍聽臣等會總兵等官酌量上曰既登高涉險不便其已之

土魯番速檀阿力遣使赤兒米郎入貢

巡撫甘肅右副都御史宋有文等奏土魯番速檀阿力復遣其使赤兒米郎等入貢且致書鎮守總兵等官餙其攻滅哈密之罪謂王母已死城郭人民與金印俱存須朝廷遣使往諭之郎獻納然實狡獪實無還意其赤兒米郎等宜令赴京撫慰遣還事下兵部言速檀阿力最爾小夷誇詐無憚屢遣使臣游說搆亂宜先究治

其使然後徐興問罪之師以彰興滅之義但自古中國之馭夷狄視如禽獸不足與較況哈密夷衆流亾之餘存者無幾縱使得其城池及印猝難興復宜暫用羈縻之術以俟可乘之機乞行甘肅鎮守總兵巡撫等官拘集土魯番前後所遣使者曉諭之謂赤兒米即欺誑無信朝廷念爾小國之臣曲加涵貸免解京量加犒勞遣人護送出境仍倍加謹飭以戒不虞詔可既而禮部復言宜俯順夷情許其入貢而限其名數不許過多復有旨每十人內許一人來貢

九月撫治荊襄右副都御史原傑上議處地方事宜從之

初河南巡撫張瑄請於荊襄南陽添官總[illegible]於信陽添設守備都指揮於光州添設守禦千戶所兵部以爲不可行詔令傑會官審處至是傑言信陽固始等州縣南抵蘄黃西接荊襄東連鳳陽霍丘等處山勢綿亘河流四達盜易出沒且鳳陽陳州等處近皆被災流民載道盜入霍丘劫掠帑藏執縛縣官民庶騷擾誠宜思患預防今兵部既云光州不可置所則汝寧所屬信陽等一十三州縣宜令二司巡守官各選譏察兵牌人等令修器械馬匹選委所屬州縣佐貳首領官一員督之不得累以他役致妨緝捕又信陽州地方軍民雜處奸盜尤衆宜調守備南陽河南都指揮等官俾得專禦盜賊禁治銀洞又商城縣南接六安州二百餘里四野曠漫而

金剛臺巡檢司。乃在縣北。今宜遷置縣南馬頭山。使便於巡邏。詔如議行之。

冬十月辛巳京師地震○析廣東海陽縣地置饒平縣○南京禮部左侍郎章綸致仕○刑部右侍郎林鶚卒○十一月鑄哈密衛印給都督罕愼（以舊印爲土魯番所劫也）○陞撫治荆襄右副都御史原傑爲右都御史賜之璽書○十二月傳旨陞南京禮部侍郎倪謙爲本部尚書翰林侍讀學士錢溥爲南京吏部左侍郎國子祭酒周洪謨爲禮部右侍郎仍掌監事○設鄖陽府及湖廣行都司陞巡按御史吳宏爲大理右少卿提督鄖襄等府軍民事

荆襄流民。自永樂宣德以來。言者每以爲憂。至是都御史原傑。徧歷諸郡縣。深山窮谷。宣上德意。延問流民父老。皆忻然願附籍爲良民。傑於是大會湖陝河南三省撫按藩臬。合謀僉議。籍流民得十二萬三千餘戶。皆給與閑曠田畝。令其開墾以供賦役。建置郡縣以統治之。遂割竹山之地。置竹溪縣。割鄖津之地。置鄖西縣。割漢中洵陽之地。置白河縣。又陞西安之商縣爲商州。而析其地爲商南縣。又析唐縣南陽汝州之地爲桐栢南召伊陽三縣。使流寓土著。參錯以居。又卽鄖縣城置鄖陽府以統鄖。及竹山竹溪鄖西房上津六縣之地。又置湖廣行都司。及鄖陽衛于鄖陽。以爲保障之計。經畫既定乃上言。謂民猶水也。水性之就下。猶民之秉彝而好德

也。曩脇從之黨。豈皆盜耶。設若置立州縣。簡任賢能。輕徭薄賦。先以羈縻其心。佩犢帶牛。漸以化成其俗。則荆榛疆土。入貢於版籍之間。反側蒼生。安枕於閭閻之下。撫安之策。莫良於此。因薦鄧州知州吳逵爲鄖陽知府。諸州縣皆選才以充。復慮新設郡縣。漫無統紀。薦御史吳道宏才德優裕。堪代已任。總治三省。上悉從之。擢道宏爲大理少卿。撫治三省八府州縣。遂帖然安堵。論者皆頌原傑之功云。○勅吳道宏曰。今新設湖廣行都司鄖陽府并荆州襄陽。河南南陽。陝西漢中西安七府所屬州縣。與鄖陽接境四十餘處。地土廣闊。山川深險。先年各處流民。已該都御史等官審勘。其應附籍編入版籍者。已令爾提督典牧之官。用心撫禁。但近年山東河南荒歉。又恐饑民潛來趂食。嘯聚爲盜。勢所必有。雖有三省撫巡等官。平時會議。往返動經月餘。若一旦有事。何以克濟。守土等官。合詞來聞。特陞爾前職。仍與鄖陽府住劄。專一往來前項地方。巡察奸貪。撫安人民。整飭兵備。區畫粮儲。提督各該司府。撫治流民。官員修理城池。禁防盜賊。作興學校。清理刑獄。使編籍居民各安生業。仍時常省諭軍民人等。不許收藏應禁之書。及揑造妖言。冒干刑憲。罪及身家。事有應與分守太監韋貴會議者。須公同計議而行。不許偏執悞事。倘遇草寇生發。即便公同韋貴量諏所部官軍民快。上緊撲滅。毋或坐視

致賊滋漫地方。其有應與各該鎮守巡撫等官會議者。須從公議行。凡所司府軍衛有司官員人等。有犯應拿問者。究治如律。應奏聞者。奏聞區處。爾受茲重託。尤須持廉秉公。正己率下。務使軍民得所。地方寧靜。斯爲爾能。不許輕率。處事乖方。致民嗟怨。有壞地方。罪有所歸。爾其勉之。慎之。故諭。

耿裕陞刑部右侍郎○命巡撫延綏副都御史余子俊移鎮陝西

丁酉十三年春正月增先師籩豆樂舞之數

祭酒周洪謨請改大成至聖爲神聖廣運。加服衮冕十二籩豆舞八佾。又言古者。鳴球琴瑟。堂上之樂。笙鏞祝敔。堂下之樂。而干羽舞於兩階。今干羽居上而樂器居下。宜正如禮下禮官議。尚書鄒幹言正統十二年。御史請加封孔子。英宗不允。今考聖神廣運。乃伯夷賛堯之詞。不若大成至聖本於孟子中庸。無可擬議。洪武中建南京太學。廟用神聖。當時祭酒訥碑文曰。像不土繪。夷習乃革。今廟塑像。徒仍元舊。不忍撤毀。故有冕旒原非國典。籩豆佾舞之數。祖宗品式具在。不敢輒議。惟佾數居下。宜令太常考正。上從之。洪謨又請臣比言孔子封號。冕服籩豆佾舞等事。禮部尚書鄒幹以謚號器數之加否。不足爲孔子輕重。請仍舊爲宜。臣竊以孔子自唐開元封爲文宣王。被以衮冕。樂用宮懸。當時衮冕雖通

于上下而宮懸者天子之樂也樂既用天子之宮懸服必用天子之衮冕是唐之奉孔子已用天子禮樂矣宋承五代衰敝之制至徽宗始加冕爲十二旒元時孔子廟貌徧於天下而被以天子衮冕聖朝因之則孔子服冕已用天子之禮佾舞止用諸侯之樂以禮論樂則樂不備以樂論禮則禮爲僭乞勅廷臣計議增籩豆爲十二佾數爲八則佾舞與冕服相稱禮明樂備補前代缺畧之典備聖明尊崇之制上曰尊崇孔子乃朝廷盛典宜從所言其籩豆佾舞俱如數增用仍通行天下悉尊此制

置西廠

成化丙申秋逆賊李子龍伏誅後上自鋭意欲知外事頗近侍太監汪直年少便黠乃命選錦衣官校善刺事者百餘人另置廠於靈濟宮前號西廠以別東廠也縱之出入分命各校廣刺督責大政小事方言俚語悉采以聞時福建都指揮楊曋以毆死人命蒙刑部錦衣官勘提曋逃匿京師其姊夫董中書璵託錦衣百戶韋英營解適英正欲從汪刺事而無由即潛報汪謂曋東楊少師之曾孫家資巨萬造惡百端嘗納生人于棺合置諸火今事露乃挾黃白數千兩來京賄求內外將欲招納亡命下海謀不軌汪甚喜星夜馳至韋家酣酒發官校掩捕曋等就韋舍鞫之發廠監禁搜得一單擬送各

當道土宜商閣老及三法司堂上與司禮黃陳二太監皆與焉明旦汪入奏出追所挾黃白暈與備嘗刑具如所謂琶者錦衣極酷之刑每上琶遍身骨節俱離寸許汗下如雨幾欲復放如是者三妄供寄在其叔武選主事仕偉遽令數校徑往兵部捽縛而來拷掠如暈又令當駕數十人圍守仕偉等方黎明數校突入室一妾以身捍門妻倉皇攬衣起及四五妾婢并獲至廠汪畧加訊責仍命押回追搜囊笈傾篋榜笞拷掠晝夜苦楚責追不已哀號徹天過者流涕三日暈死於獄中汪名御史相驗則罰跪數刻乃什而司禮太監亦畏汪詆毀避嫌莫敢齟齬遂遣錢太監同英飈馳往問時勘提官已械暈父致仕指揮泰等北來英途中輒具本逕奏勘提官受賄回護俱坐謫罷及至暈家盡沒貨財人口赴京往還所過鴟張虎噬有司賄贐狼籍送迎旁午又搜得暈每歲賄結巡按御史及在京當道簿籍揚言面奏聞者心驚魄喪及抵京英欲持以挾賂已而自敗人痛快之泰至死于獄人口悉發寧家惟二女婦以逃歸外所續獲解至乃發浣衣局

分遣給事中御史查盤邊糧（）二月減寧王奠培樂安王奠壘祿米

初樂安王奏寧王慘酷貪淫不軌等事命太監羅祥駙馬石璟刑部侍郎杜銘錦衣指揮趙璟往勘多實至是

仍命皇親文武羣臣議擬各罪。上曰。寧王所爲不法。本當削爵。降爲庶人。但念宗支。始從寬典。革去祿米一半。樂安王所奏重情不實。有乖倫理。革祿米三之一。仍下勅切責。及書報各王知之。

浙江山陰縣地湧血高尺餘。○閏二月壬子夜月犯進賢星。○夏四月進商輅謹身殿大學士萬安太子少保劉珝戶部尚書劉吉禮部尚書。○改都察院右都御史原傑爲南京兵部尚書

吏部以南道御史任英等建言。會推南京兵部正官。乃擬侍郎滕昭翁世資名上。皆不從。特命傑。時傑方撫治荆襄事。竣日任。都御史王越忌其來。密通內閣學士劉珝沮之。珝違衆議。力主其事。遂有是命。

汪直令韋瑛執太醫院左通政方賢。院判蔣宗武。俱下西廠獄。○禮部郎中樂章。行人張廷剛。使安南還。刑部郎中武清。廣西勘事還。浙江布政劉福。起復至京。聽選。汪直並令韋瑛執繫西廠獄。○御史黃本。雲南貴州清軍。刷卷還。汪直令韋瑛搜得象笏一。執送錦衣衛問爲民。○五月罷西廠

時汪直開西廠。羅織數起大獄。臣民恐悚。商輅上疏言。近日伺察太煩。政令太急。刑網太密。人情疑畏。洶洶不安。蓋緣委聽斷於汪直一人。而直又寄耳目於羣小。如韋瑛王英輩。因條直十罪。其一曰。舊設行事人員專一

緝訪謀反妖言强盜人命及盜倉庫錢糧等項大事今西廠專却搜尋細故凡街市鬬毆罵詈爭雞縱犬及一時躲避不及者或捶楚或煩瀆聖聽置下重法以致在城軍民驚惶不安其二曰職官有犯緝訪得出請旨拿送經該衙門問招明白有罪者奏請發落供明者請旨還職係是定制今聞西廠將廣西勘事郎中武清自通州聽選方面官劉福自歇家俱拿到廠監禁數日輙又釋放且武清係五品官劉福係正三品官擅拿擅放恣意所爲紊亂朝政莫大於此其三曰官員犯罪追贓者決司自有成規今西廠自擅封兵部武選門以後遇官員有犯正身未曾問招先將本家門封閉或寅夜越墻進入搜檢財物或將命婦剝去衣服用刑辱打被害之家有同抄劄以致各衙門大小官員驚惶不安若從此不止日後或有奸人强盜假名害人者眞僞何由而辨其四曰京營管軍頭目俱係朝廷託以重寄之人其公私勤惰朝廷自有賞罰今聞西廠不論有無事情一槩令人跟緝鈐束以致各懷危疑不安其五曰各處鎮守總兵等官乃一方安危所係既被選用當任之無疑待之從厚其或有事不得不差人體訪事畢即已今聞西廠各處差人采聽事情彼其聞知寧不慮恐患及退縮自保誤事非輕其六曰各布政司多有王府所在今西廠差校尉分投去彼行事不但官驚疑各王府亦未免

自危事生不測天順年間曾差校尉各處行事皇上即位之初革去後三四年尚有假充校尉詐錢害人者此明驗也不可不懲其七日河南係兩京各處錢糧貨物經由之路要在通行不宜阻滯今聞西廠官校分布沿河一帶遇有船到即加盤問有公差官員被其搜檢以致往來客商軍民人等聞風驚疑有未起程停止不來有在中途寄放回還者似此貨物不通將來京師公私費用何以仰給抑恐奸盜假此搜船刼人卒難禁止其八曰朝廷威福不可下移自立西廠之後太監汪直每日出入跟隨之人數多但遇官員人等無不喝令下馬雖大臣亦謹廻避如兵部尚書項忠當早朝鼓響伺候之間汪直令校尉就左掖門下呼叫項忠不得朝罷被校尉擁逼而去其欺凌大臣如此至如法司郎中御史等官每遇吊查文卷俱要親賫赴廠竟日伺候不得一見又如東西兩長安門牌上用黃紙帖寫太監汪傳奉聖旨不書其名滿朝官員見者無不驚駭其九曰百戶韋瑛係無籍小人累投勢要不肯容留從征僥倖得陞前職夤緣投西廠行事之後發人事情言多失實又引進譎詐小人王英結爲心腹專一訐人陰私以固信任凡前項拿人放人擅封門戶搜檢家財凌辱婦女驚動人心紊亂朝政等項俱係二人所爲其十曰臣等訐此等事情非惟與事體相關又與天道災異相關何也去歲

七月以後妖物出自西北遶城傷人當時人言必有應驗及妖怪方息遂立西廠驚駭人心一如妖物傷人之時以此觀之天道預先示戒不可不慮今太監汪直年幼未諳世事止憑韋瑛等主使呈報中間固有一二似爲禁革奸弊柰非祖宗舊制所革未多其失人心則已甚矣中外騷然安保其無意外不測之變若不早爲除革一旦禍興卒難消弭伏望皇上斷自宸衷革去西廠罷黜汪直閒住以全其身將韋瑛王英拿問以正其罪疏入上怒曰一內竪輒危天下乎太監懷恩傳旨詰責甚厲輅曰朝臣無大小有罪皆請旨收問渠敢擅抄札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北門鎖鑰守備一日不可缺渠一日擒械數人南京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渠敢擅自收捕諸近侍渠敢擅易置直不黜國家安得不危恩咋舌退奏上 上立命去西廠

兵部尚書項忠除名

汪直掌西廠時一日司馬項忠遇諸途既過始覺追回下輿謝過汪不爲禮既辱項於朝復尋事遣校卒直上部堂辭色甚厲項亦不之禮王越垂涎代項復毀短之汪以是斷項日拾掇之危甚初商輅會同閣上疏請罷西廠王越早朝遇劉珝劉吉越曰汪直行事儘公道如黃賜專權納賂非直誰能去之且商萬二公在任久是非多故有所忌憚二公入閣幾日況直又扶持何爲亦

論列平。翊曰。不然。吾等言事。爲朝廷。非爲身謀也。設使汪直行事皆公道。朝廷署公卿大夫欲何爲。天下後世謂此爲何等時邪。越無以應。項亦約諸堂上。疏汪過惡冢宰尹旻不從。項遂具草詞。意剴切。令郎中姚璧持詣諸堂上僉名。而送稿於尹。俾收以自別。尹即潛報汪直會商輅疏上。上令直回理司設監事。汪泣奏此外臣意實內臣黃賜陳祖生二人所嗾。且中黃賜以他事。遂擱賜祖生於東華門外。不容進見。調出南京。時有千戶吳綬者。先在楚軍撓法。項忠逐之。營求從直書辨。頗通文移詞翰。直信任之。得授錦衣衛副千戶。西廠雖罷。上有時密名直察外間動靜。直因以吳綬能文事封進。遂命綬於鎮撫司問刑。直嗾忠。嗾東廠官校。發江西都指揮劉江與指揮黃賓事。謂賓求于兄大監黃賜。嗾忠并武選郎中姚璧。得由京衛陞江西都司。事下都察院。給事中郭鏜。御史馮瓘附直。交論忠違法。上命三法司錦衣衛會訊于庭。吳綬乘搆項忠。欲置死地。忠廷辯慷慨。不少屈。衆知直意。無敢違者。獄成。竟革忠職爲民。姚璧降調。璧爲先尚書姚夔之子。尹旻素與夔不合。遂擬調璧廣西思明府同知。居數年。以病歸卒。

六月。南京兵部尚書原傑卒。○御史戴縉請復西廠

御史戴縉言。近年以來。災變薦臻。伏蒙皇上諭兩京人臣同加修省。未聞弋臣進何賢才。退何不肖。亦未聞羣

臣革何宿弊進何謀猷惟太監汪直緝捕楊暈吳榮等之姦高崇王應奎等之貪奏釋馮徽等寃抑之囚禁裏河害人之弊是皆允合公論足以服人而警衆柰其部下官校韋瑛等張皇行事大臣奏蒙俞允即將西廠革罷伏望推誠任人及時修政上悅其言命所司議行之時西廠方革人心稍安縉九年考滿不遷以西廠雖革汪直猶幸乃假災異建言頌直功德以覬倖進先以奏草示直然後上之於是直復開西廠調察益苛人不堪命勢焰薰灼天下聞而畏之其禍端實肇於縉

陞御史戴縉爲尚寶司少卿

縉欲都御史及是命下悻悻不樂

大學士商輅加少保致仕進萬安文淵閣大學士

先是董璵爲楊暈送金帶一腰於輅輅即峻斥不容入門汪直因以誣輅有司禮太監至內閣議他事輅因自白曰輅縱貪濫豈肯受前輩先生家物乎語得轉達有旨安慰然心不自安同列又從旁切擠之輅遂請老加少保致仕輅去萬安遂爲首相

戶部尚書薛遠刑部尚書董方左都御史李賓並致仕以王越爲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掌都察院事

時王越等一二大臣首附汪直諸大臣因之相引結納有異已者嗾御史馮瓘等排之許各自陳於是董方薛遠李賓相繼而去馮瓘陞大理寺丞以其首爲鷹犬也

山東左布政使陳鉞陞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

鉞至遼東凡備禦都指揮等官輒逮于理既至罰馬俾復莅戎政各官輸罰馬價皆剝諸軍士不復顧忌馬文升防胡還京以十五事上陳因請禁巡撫官罰馬於軍職遂與鉞有隙

以翁資世爲戶部尚書改南京右都御史林聰爲刑部尚書名巡撫陝西右都御史余子俊爲兵部尚書○京師雨錢○秋八月陞吏部侍郎陳俊爲南京戶部尚書○是年令京官十年一考察○滿魯都乭加思蘭遣使貢馬

滿魯都乭加思蘭遣桶哈阿忽剌千七百五十人貢馬駝五千當是時虜中相猜乭加思蘭女妻滿魯都欲代滿魯都爲可汗恐衆不已服又欲殺滿魯都而立幹赤來爲可汗滿魯都知之索幹赤來乭加思蘭匿不與遂相讎殺

冬十一月浙江杭州大雷雨虹見

巡按浙江御史侶鍾言按月令八月雷始收聲二月雷乃發聲今十一月初旬一陽始生正閉藏之時而乃雷電交作虹霓出見皆爲非時乞加修省事下禮部覆奏近年杭湖等府旱澇相仍今又值此災變不可不預爲警備宜移文巡按及都布按三司等官痛加修省伸寃抑捕强横撫恤軍民操練士馬從之

命會試多取副榜舉人選用教官

御史胡璘奏近年以來天下儒學教官率多歲貢監生其言語文章不足以爲人師範乞今後會試多取副榜舉人選用庶教官得人而人材可成事下禮部覆奏師儒之職賢材攸係宜如璘言

江左陸翀之仝校

昭代典則卷之十九